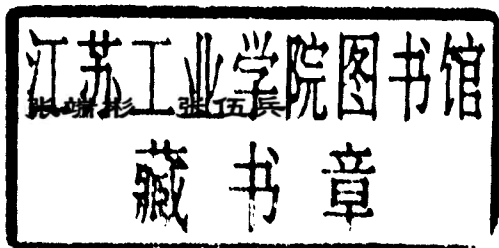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林则徐吃猪料

张端彬 张伍兵 著

林则徐吃猪料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则徐吃猪料/张端彬 张伍兵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10
ISBN 7-5059-3463-5

I. 林… II. 张…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 44283 号

书 名	林则徐吃猪料
作 者	张端彬 张伍兵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皮远乡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787x1092 1/32
字 数	18 万
印 张	8.5 印张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463-5/I·3421
定 价	本册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谨以此书

献给勤劳勇敢的长乐人民

——作者



张端彬 1948年7月1日出生于福建长乐。童年、少年时代迭遭不幸。五岁丧母，十五岁丧父，由二叔张善吉抚养成人。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出版有专著《楚国大诗人宋玉》、叙事长诗《染血的罌粟园》、中短篇小说集《早恋》、少儿读物《康熙皇帝》（与人合作）。现为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州市作家协会理事。个人传略被收入《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著作家大辞典》、《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系列词典》、《中国民间名人录》等十余部名典中。

福建有线电视服务台、福建电视台曾经为张端彬拍过电视专题片《卖花作家张端彬》、《“孔乙己”卖花》，东南电视台也作了转播（《两岸中国人》，2001年11月29日、30日）。其子张伍兵，就读于福建政法干部管理学院。

张伍兵 1986年出生于福建长乐，现为福建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生，已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过数十篇小说。



目 录

张端彬作品

康熙亲征葛尔丹	(1)
郑唐巧戏县令	(13)
血溅长乐宫	(16)
朱熹审狗	(23)
朱熹巧断退婚案	(26)
康熙南巡	(29)
朱熹惩劣绅	(40)
从地底下钻出的如来佛	(42)
陈靖姑助夫断案	(45)
林则徐摆宴	(47)
林则徐吃猪料	(59)
苍蝇惩凶	(64)
省长卖字赈灾	(71)
张居正落选	(73)
朱熹巧计救弱女	(77)
闽中小吃“鼎边糊”	(82)
康熙布库定乾坤	(83)
背石头接亲	(93)
毡帽换戒指	(96)
林则徐改诗教婿	(98)
歪打并非正着	(99)
知县惩恶僧	(101)

开闽王的故事	(103)
状元公贺联夺魁	(106)
称水选定县衙址	(107)
私塾先生亦难当	(112)
郑唐改联劝友	(114)
白字先生炒鱿鱼	(115)
布政使巧戏张之洞	(116)
私塾先生单相思	(118)
郑唐撰联救友	(120)
买奶奶	(121)
“执法严明”来源何处	(122)
鳄鱼二战立奇功	(123)
纳粹二号战犯鲍曼神秘失踪	(126)
希特勒与爱娃婚礼的证婚人是谁?	(138)
奇缘	(142)
门前有竹	(148)
捉贼	(151)
小鸟飞走了	(152)
拿破仑并未死在流放地	(154)
十天书记	(155)
女歌唱家粉碎纳粹原子弹梦	(164)
月光为证	(169)
浪激王母礁	(172)
二战究竟何时结束	(180)
疯子不呆	(183)
汪贼魂销上海滩	(186)
乞丐罢宴满汉楼	(192)

“的姐”徒手巧斗劫匪	(196)
右手还是左手	(201)
露天“产房”中的女贼	(203)
阿兵进城	(207)
考验	(211)
遗忘的日期	(215)
清晨,厨房内	(216)
调动	(217)

张伍兵作品

宝贝	(221)
一个人的生活	(225)
拐角处的眼神	(227)
我是农民我怕谁	(229)
维纳斯复活	(231)
一生躲不过你“浓浓”的爱	(233)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235)
血染的白玫瑰	(239)
面具	(242)
阿婆	(243)
美丽的谎言	(246)
八戒修庙堂	(248)
生命的生命	(250)
潇洒走一回	(254)
今天心情是晴天	(255)
果香诱人的校园	(257)

康熙亲征葛尔丹

—

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康熙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已是七十五岁高龄了。那年九月九日，她传下懿旨：要在御园大摆菊花会。那天，太皇太后兴致极高，一直玩到天漆黑一片时才回宫。着了凉，半夜身上就发热。请来了太医，服了几贴药，不见起色。整日身子软绵绵，懒得动弹，一餐用不了小半碗碧梗粥。太皇太后知道自己大限即将来临，心中很坦然，只眼望孙儿早日回来。当时康熙正在古北口检阅驻扎在那里的八旗绿营诸军，准备迎战葛尔丹。突然接到京中递来的紧急奏折：太皇太后身染沉痾，一病不起。血浓于水，祖孙情深。这一惊非同小可。康熙当即传旨：星夜启驾回京。连着三个昼夜，马不停蹄一路疾驶，总算赶回了京都。

枯叶飘零，夜幕沉沉。康熙赶到慈宁宫时，太皇太后正仰靠在大迎靠枕上闭目养神，脸色烧得潮红。那不是朝晖的闪烁，而是黄昏的落霞正在逐渐暗淡。听见孙儿熟悉的脚步声，太皇太后瞿然开目，伸出一双枯柴般的手：“我儿回来了！……”喉头被一口浓痰堵住了。

康熙握住祖母一双发烫的手，双膝一曲跪了下来，深情地喊了声：“祖母！”泪珠顺着面颊滚落在地。

“我儿，别哭！”太皇太后松开手，用尽全力强撑着身子坐了起来，轻轻地替孙儿拭净眼角的泪珠：“这条路谁都要走。”话又停住了，喘了喘气，又接下说：“我十三岁嫁给你爷爷，至今已经整整六十二年了。这六七十年来，为了创立大清这份基业，你爷爷、你父亲耗费了多少心血啊！须知：创业不易，守业更难。

铲除掉鳌拜集团之后,我再也不过问朝廷的事了,就是要锻炼你的毅力、意志和胆识;也让你明白守业的艰难。今天我放心了,你爷爷,你父亲在九泉下也可以瞑目了。”

康熙强自忍悲喊道:“孙儿决不辜负老祖母的期望,一定要守住大清这份基业。”

太皇太后满意地点了点头,脸上又泛起阵红潮。话讲多了,觉得很累。她又无力地闭上双目,仰靠在大迎枕上。

“我要亲奉汤药,昼夜守在祖母膝前。”康熙的声音虽很轻,却显得很激动。

“这不是皇帝要做的事,”太皇太后猛地睁开双目,板着严肃的面孔厉声训道:“作为一国之君,关心的应当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的安危与疾苦。我这里看病有御医,饮食起居有宫娥看护着,不用你操心。”

康熙一听这话,一时心神摇荡五内俱沸。他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扎进祖母的怀中放声大哭:“你老人家抚养了我这么多年,儿孙尽一点孝道也是应当的呀!”

太皇太后又像慈母般地抚着康熙的肩,许久,才轻轻地叹了口气:“我儿呀!能守住大清这份基业就算你尽的最大的孝心!”康熙却像三岁小孩似地泣不成声。太皇太后怕孙儿伤心,轻抚一下康熙的头,忙跟他扯起葛尔丹:“葛尔丹有什么动静?”

康熙告诉祖母:“葛尔丹在喀尔喀集结三十万重兵,有向东蒙蠢动大势。”

太皇太后紧闭双目,一付不屑一顾的语气:“‘三藩’已平,台湾也回归我大清了。葛尔丹能成什么气候?秋后的蚂蚱蹦跳不了几天了。”

“可新疆离我们太远了,劳师远征对我们不利,我计划诱敌深入。葛尔丹是个贪利小人,目光短浅。我准备让卓索图王出

面，将葛尔丹诱到乌兰布通。那儿离古北口只有几百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我占尽了。葛尔丹纵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也难逃我如来佛手掌心。老人家您就等着捷报好了。”

太皇太后皱纹堆累的脸上漾起了笑意：“好，我就等待我儿的捷报。不过在与葛尔丹交战前，要先派人安抚青海的达赖喇嘛桑结仁错，让他严守中立。”

“孙儿两月前就派钦差到青海了，还备了份厚礼送给达赖。”

太皇太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催孙儿回宫休息：“好了，你赶了几天路了，也累了，回去歇着去吧！”

谁知康熙刚走几步，又被太皇太后唤回：“看我这老糊涂，差点把桩大事忘了。这仗打起来少说要三五年。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每年没有六七百万石粮，这仗怎么打？”

“祖母不必担忧。此事孙儿早做了妥善安排。江苏巡抚于成龙办事干练。他已向孙儿立了军令状：保证每年向京师调拨700万石粮。”

太皇太后问：“是那个擅自借粮赈济灾民的县令于成龙吗？”

“正是！”

太皇太后频频点头：“看来我多虑了。有我儿这顶梁柱撑着，大清的基业是不会塌垮的。”

二

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腊月廿三过小年，申正时牌，这位历尽沧桑的太皇太后走完她的人生旅程，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安然离开人世。根据她的遗愿：灵柩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暂安在京东清东陵。

没过多久，葛尔丹掀起了漫天烽火。他亲自统帅三万准葛尔部铁蹄抵临乌兰布通。这里离古北口只有几百里。康熙的

诱敌东进的计划终于成功了。当然，康熙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葛尔丹所带的三万铁骑都是征战多年的雄师。他带领这支雄师平定准葛尔四部，踏平喀合喀蒙古三部。此番他出兵乌兰布通，就是要将东西蒙古和漠北蒙古联成一体，将蒙古、新疆从祖国分离出去。

康熙决定亲征葛尔丹。

离开京师前夕，康熙启驾翊坤宫，专门看望香妃阿秀。阿秀是土谢图汗的女儿，与葛尔丹有杀父之仇。康熙非常喜欢阿秀。她身上会散发一种异香，特别地诱人。遗憾的是这位阿秀脾气孤傲。平日间脸总是板着，难得露出一丝笑容。

阿秀听康熙说要御驾亲征，从脸上费力地挤出一丝笑容，要皇上带她一道亲征：“奴婢要从驾。”那笑阴阴的，声调也是阴阴的。

“这可不是儿戏，”康熙毫不在意，只是一本正经地板着脸庞，“军中是不能带女人的。不然会影响士气。”话毕，用右手食指轻轻刮了一下香妃的鼻子。

阿秀拗性又发了，死命纠缠着康熙：“我会骑马，会摔跤，还会马上舞刀，射箭更是我拿手好戏。不信，皇上随便挑一名御林军跟我来场比赛。”

康熙不忍拂香妃的脾性，只好破例答应她的请求：“朕知道了，你的箭法很好，百步穿杨、名不虚传。你还要报仇雪恨。好了，朕带你去就是了。”

康熙廿九年正月二十日，午时。悬挂在午门的钟鼓撞响了。咚—咚—咚！与此同时，正阳门东西钟鼓楼也遥相呼应—咚—咚—咚！整座京城震惊了：天子又要亲征了。此时，元宵佳节刚过去五天。京城中节日的喜庆气氛还没有涤荡尽呢。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鞭炮的气息。有的大户人家的屋檐下还悬挂着大红灯笼。

两声天崩地裂的大炮响过后，一身戎装的康熙威风凛凛地出现在点将台上。只见他头戴金盔，金镶红蓝宝石线纽带束腰，一身明黄江绸面坎袍外罩着宽大的披肩。

“万岁！”受检阅的三大方阵将士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康熙手按宝剑，双目中发出咄咄逼人的光，大声叫道：“将士们！”

回声如同山呼海啸：“万岁——万岁——万岁！”喊声过后，一面明黄龙旗在校军场正中央冉冉而起。顿时数百只角号齐声鸣响，数万将士齐声唱起出征歌：“壮军容，威四方……龙城飞将，气贯斗牛……踊跃军心壮！”

康熙庄严地面对南方，手捧一大觥茅台酒，轻轻地洒在地面上。右边，一身红装束裹的阿秀从箭囊中抽出一支雕狼牙箭。正好从空中飞过一行大雁。她沉着地搭上箭，只听“嗖”一声，一箭射中两雁。地面上顿时传出一阵欢呼声：“万岁——万岁——万岁！”康熙面庞通红，环顾四周，亢声喊道：“不灭丑虏，誓不还朝！”

“唵”地一声，数万军士同时单膝跪地，朗声喊道：“不灭丑虏，誓不还朝！”

阿秀将一大觥酒递给康熙，康熙接过，一饮而尽。只见他精神焕发，神采照人，将酒杯一掷，大喝一声：“出征！”

顿时鼓乐号角齐鸣，地动山摇：“万岁——万岁——万岁！”

三

葛尔丹在乌兰布通扎下大营后发现上当了。卓索图王避而不见，只派王府管家带了五百只瘦弱的老羯子羊前来犒军。葛尔丹气得两眼瞪直，破口大骂卓索图不是东西：“这老杂种！五百来只老得掉牙的羯子羊还不够我数万大军打一顿牙祭。”

看来此番东进凶多吉少。他原来计划一到此地就摆鸿门宴，当场杀掉卓索图并兼并漠南蒙古。没想到卓索图这老狐狸倒溜得快。这计划泡汤了。

正在此时，一位亲兵进来禀报：“罗刹国的葛里高里耶夫先生求见。”

葛尔丹顿时两眼一亮，精神大振：“快请进来！”

然而，等葛里高里耶夫一进营帐，葛尔丹就心凉半截。只见来客垂头丧气，一脸颓丧之色，脚下步履沉重，如同灌了铅似的，一步一步踱到葛尔丹面前。果不出所料，只听来客操着生硬汉语说道：“尊敬的大汗，很遗憾！我没有给你带来好消息。我国目前刚刚与大清帝国缔结了尼布楚条约。不能干预大清国内政。我谨代表戈罗文全权大使致意大汗：火枪和弹药目前均不便向大汗提供……”来客的话没说完，葛尔丹“呸”一口唾液喷在他脸上，恶狠狠地骂道：“流氓！娼妓！罗刹国的人都是大姑娘生的！”

葛里高里耶夫只好灰溜溜地退出大营。

然而气归气，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葛尔丹的脑子还是很明智的。他明白自己所率领的三万铁骑目前已成了孤军。当前最要紧的是派人与青海的桑结仁错联系，让他务必在三月内筹三十万石粮。目前，一万头骆驼带的粮食只能支撑五个月，后继粮源一断，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想到这里，葛尔丹立即沉练地向部属发出命令：全军立即进拔景峰，依山傍水结寨。

此时，康熙的御营经过三日晓行夜宿已抵达乌兰布通前线。

当遮天蔽日的宝扇龙幡出现在清军将士面前时，三十里连营顿时发出一阵“万岁”声，如同山呼海啸。

康熙策马来到了乌兰布通河沿，一手按着剑柄，一手举着望远镜望着对岸。只见对岸寨棚林立，阵前满布鹿岩壕沟。康熙

望了许久，才回过身冷笑一声：“飞扬古，传朕的圣旨：将我军的红衣大炮全拉上来！”

“回万岁的话，”飞扬古策马上前欠身应声，“红衣大炮全安置好了，一共四十三门。只要万岁一声令下，顷刻之间，我就叫葛尔丹的营寨灰飞烟灭。”这些红衣大炮在收复台湾中立了大功。这次康熙又将它调到乌兰布通，让葛尔丹也尝尝它的滋味。

康熙挥着右手作了下刀砍瓜的姿势：“开炮！”

“开炮！”飞扬古一声令下。话音刚落，四十三门红衣大炮立刻怒吼起来。顿时浓烟滚滚，飞弹闪着火光飞向敌阵。

然而此番火炮却失去了效力。原来此番葛尔丹将运送辎重的两万五千头骆驼全部集结在景峰之下，环营而卧，卧成一个半圆形。骆驼背上加上箱垛，再蒙上浇湿的毡子，三百余名火枪手伏卧在骆驼阵后。至于那些寨棚全是伪装的，用来欺骗清军。清军大炮开始先是落在寨棚上面，把鹿岩壕沟炸得七零八落。骆驼后面的三百余名火枪手开始向清军发射，而且集中火力专打炮手。三十余名炮手当场饮弹死亡。清军发现上当后，立即调过炮口专轰骆驼阵。猛烈的炮火好几次将叛军正面炸开缺口，叛军马上从后面将骆驼调来补在缺口上。叛军越战越勇，清军的炮手伤亡惨重，炮火也逐渐减弱。43门大炮哑了25门。康熙右手挥着长剑朝飞扬古将军吼道：“怎么火炮不响了。”

话音未落，一发冷枪子弹呼啸着从康熙耳畔掠过。近旁的阿秀眼疾手快，忙飞身扑上前把康熙按倒在地上。等四名亲兵奔上前来时，阿秀早已将康熙从地上扶起并替他拭去身上的尘土。康熙拭去额前渗出的把冷汗，愣了好一阵才开口问道：“爱妃，这葛尔丹摆的是什么阵法？”

阿秀没作声，迟疑了好一阵才应道：“这……这叫驼城。”康熙重复了一声：“驼城？”

香妃的脸上挤出一丝阴笑：“那些骆驼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首尾相连，枪炮不惊。它的最大优点是利于防守。士兵埋伏在驼背箱垛的缝隙间向我们放冷枪。而我们发射的枪弹和箭矢大都被蒙在驼背上的湿毡挡住。元灭宋时，元世祖曾用过这驼城阵。”

康熙不无忧虑地对阿秀说：“如果不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对付叛军的那些骆驼，我们就很难速战速决。”

“万岁勿扰！”阿秀沉思了好一阵后方才告诉康熙，“常言道：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要想摧跨驼城，必须先杀死那些骆驼驭手。臣妾建议：立即从后卫抽调 300 名鸟枪手上前线，专门射杀那些驭手。驭手一死，驼城就解体了。”

“妙策！妙策！”康熙连击数下巴掌，转身向近旁的飞扬古将军下令：“传朕的圣旨，速从后卫调 300 名鸟枪手上来。要快，天黑前务必赶到。”

四

第二日，天刚亮。红衣大炮猛烈的轰鸣声撕裂大地，闪着红光的飞弹如同暴雨似地倾泻在驼城中。康熙采纳阿秀的奇策，从后卫调上一批鸟枪手，专门射击那些骆驼驭手。驭手一死，骆驼失去控制，四处乱跑，被大炮炸得血肉横飞。约一个时辰后，叛军正面终于被撕开二十余丈一个大缺口。飞扬古和年羹尧，这两员悍将，一个白盔银袍，一个红袍红盔，两人双眼通红，齐声猛喝：“弟兄们，冲呀！”

顿时，大地上刮起一阵龙卷风，数万清军齐声呐喊着冲杀过去。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葛尔丹营中号角齐鸣。万余名骑兵潮水般涌出阵。一场残酷的血战在景峰下激烈地展开。蒙古勇士们个个精马术，善劈刺。清兵训练有素，久经沙场。两

军厮杀得难解难分。

突然间，葛尔丹后军响起一片告急的锣声。原来卓索图率五千亲兵从葛尔丹背后杀过来了。葛尔丹怎经得起这前后夹击？阵脚大乱。清军狼劈猛砍，越杀越勇。葛尔丹眼见支撑不住，猛喊一声：“后撤！”千余名精兵保护着他撤往穆萨尔大营。

穆萨尔是谁？乃是葛尔丹女婿。葛尔丹东征时，穆萨尔曾极力反对。葛尔丹的女儿小珍见父亲浑身血淋淋撞进大营，不禁掩面啼哭，“早听女儿一句话，也不至于有今日了。”

“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了，”穆萨尔挥手截断妻子的话，“我留在这里断后，掩护你和父亲冲出去。”

敌营中挂出了一面白旗。

虽然是深夜，地面上游动着千千万万支火把，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穆萨尔领着两个打着白旗的亲兵出现在寨门前：“我是穆萨尔！”拖着慢腔叫道，“我岳父要我转达他的命令：我们不打了。”

飞扬古怕有诈，未下令停止攻击。年羹尧在一旁高声喊道：“你算哪条葱？叫葛尔丹亲自出来！”

穆萨尔仍旧不急不烦：“我岳父身负重伤，不能动弹。还是你们派个人过来吧！”

“我去！”年羹尧要抢头功，策马欲冲向敌营，却被部将佟国纲一把拦住：“主帅不可轻举妄动。小将愿替主帅前往敌营。”不等年羹尧发令，佟国纲带了两名亲兵纵马驰向敌营。

正在此时，敌营西面大炮轰鸣。一名亲兵慌慌张张飞奔出来，报说：“大帅不好了！葛尔丹领着数百人从后寨冲出去了。”话音未落，敌营一阵火枪齐鸣，佟国纲倒地而亡。

飞扬古勃然大怒，拔出上方剑猛吼一声：“冲过去，为佟将军报仇！”其实不待他发令，愤怒的清兵早就像泛滥的洪水似地

拥上前，齐声呼叫：“为佟将军报仇！”一阵旋风掠卷过大地。

不一会儿，一群亲兵将捆得米粽一般的穆萨尔押了过来。年羹尧对着穆萨尔的脸吐了一口唾液，怒骂道：“小的们，剥光他的衣裳。我要一刀一刀地剐。”

“且慢！”身后传来一阵宏钟般的呐喊，声音从容而响亮。众人回头看时，竟是香妃陪着皇上来到阵前。穆萨尔见到香妃，先是一怔，继而低下头。康熙拍了拍穆萨尔壮实的肩头，下令：“快给壮士松绑！”

“什么？”穆萨尔惊怔了，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

“快给壮士松绑！”康熙再次下令。

两个亲兵慌忙给穆萨尔解开绳子。穆萨尔曲膝要跪拜谢恩，被康熙双手搀住。康熙再次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头：“回去劝说你的部下，不可再与朝廷为敌。”

一名亲兵牵来穆萨尔的坐骑。穆萨尔慢慢地牵着战马走了二十余步，猛转身向康熙磕了三个响头后，方上马飞骑，转眼间消失在黑夜间。

五

康熙决定乘胜追击，当夜传旨：飞扬古带北路军直往西北穷追葛尔丹残匪，自己则率中军正面追击。清军势如破竹，数月间，连克巴哈纳尔，二连浩特重镇，歼灭葛尔丹残匪两万余名，至八月中旬，两军会师于昭莫多，激战两昼夜后清兵攻下这座要塞。谁知盘查俘虏时，才知道葛尔丹十日前就弃城而走，逃往塔米尔河一带，准备投靠藏北的达赖喇嘛桑结仁错。

康熙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在中军大帐内召集诸将领商讨歼敌之计。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已是秋末，穷寇葛尔丹日暮途穷，我军士气高昂，应一鼓作气趁胜追歼残匪，赶在大雪封山前